

## 关于词汇语义认知显著性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词汇语义内容的分析和描写是认知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本文运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对俄语词汇语义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和研究。文章具体从“认知显著性”的分析入手,对动词词汇语义构成、动词语义组合以及动词多义、动词隐喻引申义等问题进行探讨。这对于从认知角度深化词汇语义、句子语义的研究、充实和完善语言认知理论、认知方法论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 词汇语义; 认知显著性; 概念结构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认知语义理论把语言看成是包括形式范畴、概念系统、结构图式、原型表征、关系表达系统和知识系统等在内的非自足认知网络,重点探讨语言同人的认识、人的知识有关的种种问题,它认为客观世界通过大脑认知机制的投射规则被映现到语言语义层级,继而形成各种真值条件和非真值条件意义、各种转喻意义。这些意义因而实际反映了某种观念化的思想,是人对外部的、社会的、语言环境的一种意念,归结起来讲,就是一种认知表达和认知处理。

认知语义方法论与结构主义语义方法论的显著不同是,它重视意义之间的关联性、发掘人的意识、心智中各种意义成素的组织路径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意义衍生机制和推理机制在语言综合和语言分析中的作用。词汇语义中包含的认知内容相当丰富,本文从认知角度对动词语义问题的探讨将主要围绕认知显著性方面来展开。

### 2 词汇语义与认知显著性

认知语言学理论有两种基本的语言认知观,即经验观(the experiential view)和凸显观(the prominence view)或“信息中心”观,它们是“从语言方法上对世界朴素图景(наивная картина)进行描写的基本原则”(Рахилина 2000: 15-16)。对动词语义的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知识系统或范畴化的知识构架(knowledge frame)来进行,一个动词(句子)的语义表释(semantic representation)不仅是在大脑中映现一个情景,而且更是该情景事件的具体构建,包括突出情景事件的某一方面,人的期待、假设、主观认定等都可以成为注意焦点(attention focus),形成认知意象<sup>1</sup>、认知激活中的“语义显著性”或“语义凸显”(semantic salience)(以下简称“语义凸显”——笔者注)。例如,句子 Моль ест(蛀蚀) платье / Дым ест(刺痛) глаза, Меня ела(折磨) тоска, Ели(责备) его целый день. 分别从动作性质(性能)、动作方式、动作结果上凸显动词语义,后两个句子还凸显了认知“评价”成分,表示与人的期望不相符的行为。句子 Она покрыла(清偿)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ь. 和 Она покрыла(掩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ложью.

中凸显的都是“使事物不再存在、不再出现”。但前一句中“该事物确实被清除掉了”，而后一句中“该事物(事件)客观上依然存在”。这两个句子凸显点的不同是认知“亚凸显”(cognitive subsaliency)的不同。句子 Надеюсь, что рассказ пришелся<sub>1</sub> тебе по вкусу, Удар камнем пришелся<sub>2</sub> ему по ноге.中的谓语动词 пришелся<sub>1</sub>, пришелся<sub>2</sub>在认知上凸显“方式”特征,分别表示了“与人的期待一致”、“与人的期待相反”之意。句子 Солдат получил приказ от командира—Солдат получил приказ у командира.左句侧重客观地描写“获得命令”事件本身,认知上凸显的是 от командира 部分,即指挥员在事件中的主动积极性,“司令员”才是凸显概念。而右句侧重反映事件主体获取信息的方式、来源,认知上凸显的是主体(солдат)在事件中的主动、积极。这一点在下面两组动词句子中也有突出的反映:

Игорь воспринимал приём от учителя — Игорь воспринимал приём у учителя;

Сын научился всяким пакостям от Андреева — Сын научился искусству полемики у Андреева.

这两组句子中,左句只是一般性地表示主体“师从于谁”、“从谁那儿学会了……”,没有表明他在事件中的独特性,句中认知凸显部分分别是老师、安德烈耶夫(отN<sub>2</sub>)对主体(Игорь, сын)的影响。而右句通过 yN<sub>2</sub>这一形态—结构方式的变换,在认知方面所凸显的已经是主体(Игорь, сын)在动作事件中的积极意志和行为意愿。这是认知凸显点的改变,同时也是事件映现在人的大脑中,映象摄取点的不同、思维建构点和构程参照点的不同。

动词 воровать, грабить, изъять, конфисковать, хватать(索取、争抢), взымать 等表示的命题事件中,明显受损或被动受制的一方是关注的重点,认知显著度更高,因而其后只用词形“yN<sub>2</sub>”,而不能用“отN<sub>2</sub>”,言语交际中这类动词句子的 yN<sub>2</sub>成分相应(一般)都不能省略,因为它的存在代表了现实事件在人的认知切分中所具有的某种特定属性。

主动句、被动句在语义上的真值条件虽然相同,但却有认知语义上的差异。如英语句子 The war destroyed the city.—The city was destroyed by the war.左边的主动句凸显事件的因果关系,而右边的被动句强调由于外力的作用而导致“城市”状态变化——与言语者的期望相背离的负面变化。又如句子 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The tree was hit by the car.左句子描写的是汽车在物理作用影响下的动作方向,因为移动的车是事故(происшествие)最突出的方面。右句子在认知上选择“树”为凸显、描写的对象,即要谈的是“树”所受作用力的状况,而这是人在认知心理上做出的另一视角观察。这些认知活动使句型选择有了形式上的区分和解释,类似于句法逻辑规则的作用。

句子 Крестьяне рассадили яблонный сад вокруг дома — Яблонный сад был посажен крестьянами вокруг дома.左边的主动句凸显主体的意志行为性,右边的被动句突出的是“新事物的形成”、“世界新状态的出现”(Wierzbicka 1980: 72; 彭玉海 2001: 80)——“房屋周围栽植起了一片苹果园”。而且进一步为了突出这一新的景象,交际结构上还可以通过词序手段,把焦点信息置于句末: Вокруг дома был посажен яблонный сад. 这同汉语被动句的认知语义解读相近。王力(1989: 1-4)指出,汉语被动句原型结构的语义核心是表达事状意义或静态过程,表示一个已然事件,强调由于某个事物的实现而产生了该事件带来的新情况、新状态。

动词的认知凸显中,所选择突出的语义成分也会不一样。俄语关系意义动词(包括通过转义引申而来的关系动词)如 подходить, напоминать, походить, заваливать, пересекать, перейти, экспортировать / импортировать 等构成的句子在认知心理上可能包含“前像(或凸像)—后景”(figure-background)语义成分的区别,这一区别不完全决定于事件客观信息或句子的真值条件、所指意义,该区分实际上是外部输入与内在主观能动原则交互作用的产物。例如,在动词句子的命题内容或客观语义方面,句子 Гора подходит к ручью.与 Ручьё

подходит к горе.大体相当,但这一空间关系中的前像与后景却并不对称,被凸显的语义成分也不同。句子 Гора подходит к ручью.中以 гора 为前像、射体(trajector)或主要图形,以 ручьѳ 为后景、界标(landmark)或次要图形。而句子 Ручьѳ подходит к горе.中则以 ручьѳ 为前像,以 гора 为后景。

同样,句子 Крыша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четыре столба—Четыре столб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крышу.中的“前像—后景”关系也应该作类似的分析操作:左句 Крыша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четыре столба.的凸显图形是 крыша,后景或次要图形是 четыре столба,可右句 Четыре столб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крышу.显现的情景结构以 четыре столба 为射体,而以 крыша 为界标。当然,关系意义动词句中,可以凸显为前像的语义成分可能会有特定的限制,或者说会有逻辑层次的分隔。例如,句子 Сын нравом походит на отца; Зд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напоминае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замок / Вершина горы напоминает колпак; Рельсы пересекают площадь; Камень заваливает вход в пещеру.中能够分离出来加以凸显的分别只能是 сын, зд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 вершина горы, рельсы, камень, 因为从认知凸显原则(saliency principle)方面讲,“心理时效”距离人近的胜过离人远的,“动态性的”胜过“静止不动的”。上述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事物往往包含变异特征——也可能是人们不熟悉的特征,它在人的认知心理上运动、变化着的<sup>2</sup>,更有机会成为新信息的吸纳点,即前像或凸像。作为后景的事物(句中的 отец,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замок, колпак, площадь, пещера),是在先的、既有的、已经被认同的,认知心理上往往是静止、不动的,它只是为前像提供一种衬托和参照。显然,这些动词句子里的认知凸显性也清晰地反映了事件的逻辑—事理意义(предмет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俄语句子 Ребята засыпали булыжник в яму — Ребята засыпали яму булыжником; Мастер забил паклю в щель — Мастер забил щель паклей.在认知语义上反映了“凸像”和“后景”成分参与的时空关系结构,右侧的转换句在认知上便于人们把变化着的动态实体,即“凸像”与固定的“后景”事物实体分开,“并将心理注意调整到动态的成像(即凸像——引注)——因它在一定时间单位内有显著时空关系变化”(彭玉海 2005: 7)。此外,这类句子还有“完形”(gestalt)感知的“邻近原则”或“距离象似”(distance iconicity)在起作用——即句子两个结构成分之间距离的远近反映着两个成分相应的概念距离远近(沈家煊 1993: 6),以上左句子中 булыжник 与 яма, пакля 与 щель 是分开的,由于这一结构距离的原因,句子中的动作“倾倒”、“填塞”同其(结果)状态“满”被切分为两个不同过程或两个分离性的过程,语义上相应表现为不一定“倒满”、“塞满”,认知上凸显的部分更多是动作过程本身。而右面句子中 булыжник 与 яма, пакля 与 щель 是紧挨着的,相应地动作“倾倒”、“填塞”与继后状态“满”整体上已经融合为一个过程,二者无法分离:空间(容器)已被事物充满、占据、事物已为空间(容器)“所有”,因此认知上凸显的部分更多是动作结果,这在认知语义制约上叫“完整效应”(holism effect)。再如英语句子: Bill sent a walrus to Joyce—Bill sent Joyce a walrus.这种句子结构的语义差异是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从认知上讲,这里实际是意象凸显点的选择不同:“对同一事件或框架的两种不同观察、解读方式,从而构成两个不同的认知语义结构”(沈家煊 1994: 12),产生的不同意象表现为对情景不同方面的凸显,左句子描写“海象转移的路径”(путь следования),从而使事件中“发送”的过程得以突出。右句子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双域内论元)并置在一起,表现的是人对动物的“拥有”关系,因而凸显的是“海象”转移的结果或领属关系终位的变化。而进一步从本质上讲,左句子凸显的实际是“物理行为”事件的一个方面,右句子凸显的是“社会(领有)行为”事件的一个方面。又如: Mary taught Spanish to the students—Mary taught the students Spanish. 左句凸显的是“玛丽教学生西班牙语”这一事件本身,而右句凸显的则从该事件本身转移到了事件结果上。换句话说,左句不表示学生是否学会西班牙语,而右句则表示学生学成了西班牙语,“注意焦点”有了明显的变化。

动词认知凸显意义在动词的题元功能中也有反映。俄语中有不少动词句子的“概括题元”<sup>3</sup>既可以是施事语义角色，也可以是受事、感事（或受感者）、客事、工具、容器等角色。试对比：

*Рабочие* (施事) строят клуб;  
*Клуб* (受事) строится рабочими;  
*Старик* (受事) умер от болезни;  
*Дети* (感事) любят мультфильм;  
*Вешние воды* (客事) заливают в луга.  
*Ключ* (工具) открывает дверь;  
*Бутыль* (容器) вмещает 10 литров молока;  
*В комиссию* (容器 / 机构) ходит 12 учёных.

而这样的认知语法现象实质上分析起来，应该与句法语义现象密切关联，即“题元相同但角色功能相异”。以上例子中的“主体”概括题元（斜体部分）实际承担的语义角色由最典型的施事变为受事、感事、客事、容器、工具等，距离主体的原型角色 (prototype role) 越来越远。而这决定于人们观察事件的方式不同，在特定类行为、情景中选取了不一样的凸显点或注意焦点，主体题元位上相应出现了不同的情景参与者或语义角色，表达了不同的认知语义关系。

动词语义结构在相关认知域中的覆盖范围可以称为基底(base)，基底的某一部分若成为关注焦点，即被凸显出来构成前投(profile)。整体上讲，一个动词的语义不仅取决于基底，也不只取决于前投，而是取决于基底和前投的结合。但从动词多义关系上讲，义项之间的差别或者说转义义项的语义区分核心往往在于“前投”的不同。（展开从略）

由此观之，认知凸显还是意象图式变化、形成动词多义的重要方式、理据，而且不同的凸显图式之间的联系可以成为制约动词语义联系的自然原则、方法。

### 3 结语

动词语义描写不仅是对客观的真值条件的描写，而且还是对主观形式的“意象”的描写。这些都为从认知过程出发，对语言语义做出整体的、一致的分析 and 描写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皮亚杰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语言能力是建立在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上，而不能超越认知能力的发展，这表明了认知同语言的关系实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词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思维方式和语言创新现象，更是人认识自身、认识外在世界以及二者间相互关系的客观需要和产物，是认知心理和认知功能的一种语言语义物化，在它身上人类概念隐喻系统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得到了恰当的表释。

#### 附注

1. “意象” (image) 是一种认知心理结构，是人的头脑中已经内化了的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结构单元。(Ankersmit F. R. & J. A. Woolf 1993)
2.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把“动态”作“静态化”的理解，即静态、抽象的关系事件中的一种运动、变化，可称其为“心理动态”。而认知“前像”表示的事物在时间、空间上本身是动态的。
3. 所谓概括题元是指最高级别的题元抽象层次，指任何动词语义结构或述语性特征均可能涉及的主、客体及情景元。(彭玉海 2000: 8; 2004: 75)

#### 参考文献

- [1]Рахилина Е. В. 2000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едметных имен: семантика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M].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2]Ankersmit F. R. & J. A. Wooij (eds.) 1993 Knowledge and Language[C]. Vol.III: Metaphor and Knowledge.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3]Wierzbicka A. 1980 Lingua Mentalis[M]. Sydney etc: Academic Press.
- [4]彭玉海 2000 论客体题元[J],《中国俄语教学》,第3期。
- [4]彭玉海 2001 俄语动词(句)语义的整合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6]彭玉海 2004 语义主体新论[J],外语学刊,第6期。
- [7]彭玉海 2005 俄语动词句式转换的认知阐释[J],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
- [8]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9]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J],国外语言学,第1期。
- [10]王力 1989 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 On the Cognitive Salience in Lexical Semantics

PENG Yu-ha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lexical semantics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in cognitive semantic researches. The paper studies Russian lexical meanings through basic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t concretely analyses semantic syntagmatics, polysemy and metaphor meanings of Russian verb by way of “cognitive salience”. Our studies would be profitable for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verb and sentence semantics and substantiating and improving cognitive methods.

**Key words:** lexical semantics; cognitive salience; concept structure

**收稿日期:** 2009-11-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与现代汉语语义研究”(项目编号: 06JJD740008)、首批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152-NCET-005)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重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张春新]